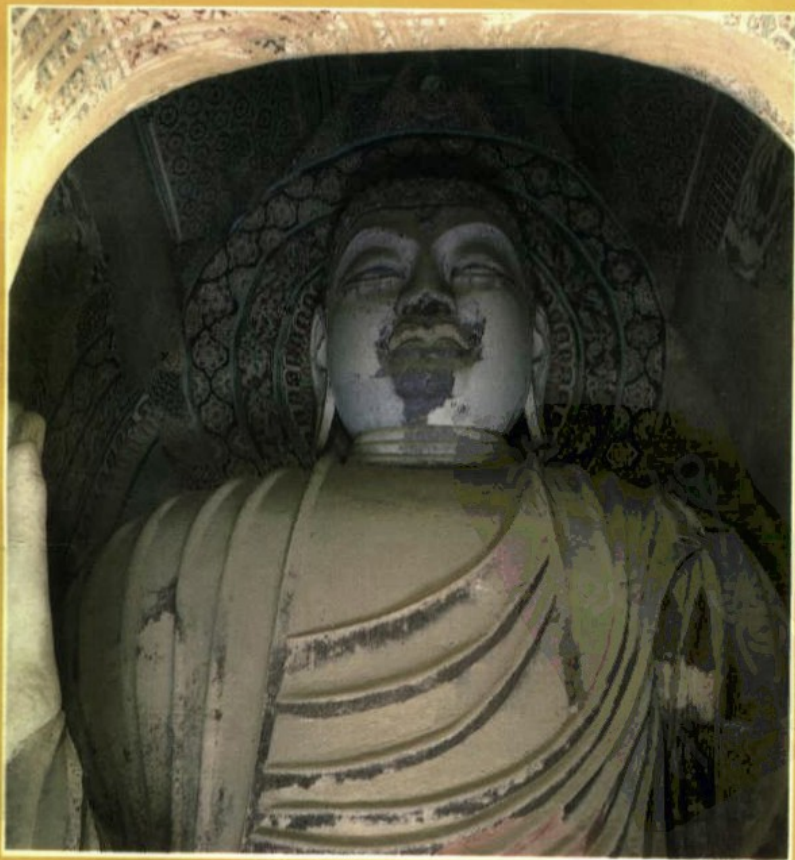


敦煌宗教文化

闫国权 张益寿 张克炘 主编

敦煌市志办公室 编



新 华 出 版 社

B929.2

12

96483

DH130/23
敦煌宗教文化

闫国权 张益寿 张克炘 主编
敦煌市志办公室 编



新 华 出 版 社

(京) 新登字 1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敦煌宗教文化/闫国权等主编.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4. 6

ISBN 7-5011-2614-3

I. 敦… II. 闫… III. 宗教文化-研究-敦煌 IV. B9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07355 号

敦煌宗教文化

闫国权 张益寿 张克炘 主编

敦煌市志办公室 编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803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4 年 8 月第一版 1994 年 8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3.25 印张

字数: 70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ISBN 7-5011-2614-3/G·986 定价: 4.20 元



前 言

敦煌宗教文化，是我国丰富的宗教文化宝库中璀璨的明珠，是我国社会发展史中的文化艺苑，中古时代中国文化的象征。透过敦煌宗教这个窗口展示的奇异与多采的内容，我们能够摸到民族历史深层跳动的脉搏，感受到被忽视的人民心灵的跳动。从宗教这个角度探照出神后面的人，也探照出凝聚在神里面的人的喜惧厌恶之情。

《敦煌宗教文化》一书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著而成的，它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为对象，使其既增扩知识，又有趣味，并且把宗教放在人间生活里来，从而揭示民间从古至今的宗教意识的发展变化。使人们看到人如何创造了神，而神又如何支配了人的复杂的过程，消除迷信心理和盲目崇拜，提高人的认识与自信，起个清源正本的作用。

闫国权

1993年7月

目 录

敦煌宗教·····	(1)	五、土塔·····	(25)
佛教·····	(1)	佛教之路·····	(25)
佛教史略·····	(1)	僧官·····	(28)
佛教胜迹·····	(10)	佛教徒·····	(33)
一、莫高窟·····	(10)	佛教人物·····	(34)
二、三危山·····	(13)	一、竺法护·····	(34)
三、月牙泉·····	(14)	二、鸠摩罗什·····	(36)
四、西千佛洞·····	(15)	三、单道开·····	(37)
五、寺院·····	(16)	四、昙无讖·····	(37)
佛教塔·····	(22)	五、宋云·····	(38)
一、白马塔·····	(22)	六、竺昙猷·····	(38)
二、慈氏塔·····	(23)	七、于道邃·····	(40)
三、成城湾华塔		八、尼法相·····	(40)
·····	(24)	九、释法颖·····	(41)
四、敦煌王道士墓塔		十、释法丰·····	(41)
·····	(25)	佛教文化·····	(42)
		一、教育·····	(42)
		二、敦煌绘画·····	(43)

三、敦煌雕塑…… (47)	十、哼哈二将…… (62)
四、敦煌画像砖 …… (49)	佛教节日…… (62)
五、敦煌书法…… (49)	一、佛诞辰日…… (62)
六、敦煌建筑…… (50)	二、盂兰盆会…… (63)
七、敦煌乐器…… (51)	三、地藏菩萨…… (63)
八、敦煌舞蹈…… (52)	四、弥勒菩萨…… (63)
九、敦煌杂技…… (53)	行像和浴佛活动…… (64)
十、敦煌武术…… (53)	布施…… (66)
十一、藏经洞…… (53)	一、修持与劳动 …… (67)
十二、敦煌释氏诗 …… (55)	二、布施…… (68)
十三、敦煌医学 …… (56)	三、化缘…… (69)
佛教诸神…… (57)	自耕或出租土地…… (70)
一、如来佛…… (57)	道教…… (71)
二、四大菩萨…… (58)	道教史略…… (72)
三、四大罗汉…… (58)	道观、祠庙…… (76)
四、四大天王…… (58)	一、道观…… (76)
五、閼王…… (59)	二、祠庙…… (78)
六、天龙八部…… (61)	道教经典…… (82)
七、夜叉 罗刹 …… (61)	道教戒律及清规…… (83)
八、托塔李天王 …… (61)	一、戒律…… (83)
九、哪吒…… (61)	二、清规…… (83)
	道教诸神…… (83)
	一、三清尊神…… (83)
	二、玉皇大帝…… (84)

三、四御·····	(84)	开斋节·····	(89)
四、道教俗神·····	(84)	盖德尔夜·····	(89)
伊斯兰教·····	(86)	其他教派·····	(90)
伊斯兰教史略·····	(86)	袄教·····	(90)
清真寺·····	(88)	景教·····	(91)
主麻·····	(88)	摩尼教·····	(92)
吉尔邦节·····	(88)	密宗·····	(92)
斋功·····	(89)	耶稣教·····	(93)

敦煌宗教

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的社会意识的一种形态,与社会各方面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产生出了宗教。

敦煌在历史上是一个繁荣的佛教圣地,又称宗教繁荣的圣城,“多神”的社会,多民族和多宗教的麇集之地。释、儒、道会杂以地方迷信十分流行,源远流长。敦煌人把自己的家乡称为“善国神乡”,祭赛活动频繁而丰隆。古敦煌人承受戍守、征战、恶劣气候、人世压迫等多种苦难,在宗教盛行的敦煌,人们日常生活中,一举一动,一作一息,大至开山动土,婚丧嫁娶,播种收获,小至出门访友,沐浴、求医看病,甚至夫妇之私,几乎都要选时日,择方位,多求诸于观音,迎神之喜,避神之怒,社会生活支配着宗教信仰。

佛 教

佛教，是指公元前 6 世纪时释迦牟尼所创立的一种宗教，包括它的经典、仪式、习惯、教团的组织等等。释迦牟尼俗名悉达多，姓乔达摩，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或“隐修者”。他又被尊称为“佛”，即“佛陀”，意思是“觉悟了真理的智者”。他发扬“人间佛教”的精神。即“五戒、十善和六度、四摄”，前者净己身心，后者利社会人群。

〔佛教史略〕

佛教也称“释门”，又称诸天之主为帝释。敦煌作为中西文化上的重要中转站，地接佛教的第二故乡西域，接触佛教最早，处于最先取得西域佛教的位置，在西域扎根，经敦煌传播。三国时，魏甘露五年（260 年），魏颖川人朱士行出家为僧，是汉土真正沙门的第一人，他从长安西行出关，渡过沙漠，辗转到了大乘经典集中地的于田。出塞西至于阗国，汉族僧人出塞就出的敦煌阳关或玉门关。到了 3 世纪末，敦煌已有寺院和佛经的翻译家。《莫高窟记》中有“司空题壁号仙岩寺”的记载（指晋代敦煌人，著名书法家索靖所题）。

“敦煌佛教是正宗”，是外域佛教思想和中国道教思想结合发展起来的一门独特佛教。敦煌为古代典型的佛教城市，并且历久不衰。佛教在东汉初已正式传入我国，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在长期传播过程中，对敦煌地区历史、文化、艺术的发展有过较深的影响。无论汉、匈奴、氐、鲜卑、羌等各民族哪一族统治者都无不崇尚佛教，都是在弥漫着一种宗教气氛的社会中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东来西往的僧人络绎不绝，驻锡停留，宣讲教义，日久天长，遂成影响。民间奉佛保佑，消灾免祸，日见深入推进。从前凉灭亡、河西分裂、战火纷飞，佛教都有迅速的蔓延。“天下愈乱，则出家者益多”。敦煌莫高窟就是佛教历时千载，佛教徒进行修炼、祭祀佛祖的场所。古代敦煌人，把开凿石窟绘塑佛像看作是一种可以实现祈愿的功德，“光昭六亲”、“道济先王”的善举，因此，世世代代造窟成风。佛教信仰又成为世俗生活中的重要活动之一。它一开始就以不同程度地中国气魄和民族风格，经过历代艺术家和能工巧匠的努力，同时吸收外来文化，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中国式佛教艺术，才把莫高窟发展成为佛教艺术宝库，敦煌人感恩报德进香礼佛圣地。莫高窟延续时间和洞窟数量居全国石窟之冠。

两晋十六国时期，“于时天下丧乱，秦雍之民死者十八九，唯凉州独全”，相对而言，敦煌比较安定。“汉魏法微，晋代始盛。”西晋 52 年可考的西行求法者仅有两人，东晋至宋初 103 年西行求法者猛增至 46 人。在丝绸之路上奔波的中外佛教僧侣往来于敦煌间。西晋佛教的活动，主要是译经。月氏人竺法护，是世居敦煌的侨民，化洽各处，时人又称他为“敦煌菩萨”。他八岁出家，笃志学佛，早年便精通经籍，后

来游历西域各国，学会西域的语言文学，后经敦煌到长安，译出《光普经》、《首楞严经》、《法华经》、《大哀经》等 175 部。前凉早期，他随携佛经由长安来到凉州。他的高足弟子竺法乘则在敦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宣教一方。东晋时，法显于安帝隆安三年（399 年）；北魏宋云（敦煌人）等西渡流沙，到天竺去求取佛经。在佛教史上很有名气。在宋云等西行时，“皇太后敕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锦香袋 500 枚，王公卿士幡 2000 口”，向沿途各地赠送，并且还有胡太后给各国的公文，其中包括给哒哒王、乌菟国王、乾陀罗国王的“诏书”。当宋云经过捍磨城（且末县境）南大寺时，西行过路取经的人，“悬彩幡盖的亦有万计，魏国之幡过半矣”。

敦煌自前凉张轨后，世信佛教，道俗交得之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敦煌一地教化广布，不仅造窟立寺相当兴盛，而且出现了有影响的高僧——敦煌人单道开，少年时期就栖隐诵经，绝谷服食。后赵石虎建武十二年（346 年），他被秦州刺史获得，并送至邺城，受到石虎的格外器重，得名僧佛图澄（西域人都称他已经得道）的称誉。他先后到南海，卒于广东省罗浮山。他的事迹在《晋书·艺术传》里也有记载。

后凉吕氏（吕光）虽不信佛，致使鸠摩罗什“蕴其深解，无所宣化”，但罗什通过阴阳数术，所言必验，引起吕氏父子的敬重。西凉王李暠资助法显西行，派遣沙门法泉奉表至江南（407 年），对佛教采取支持态度。

沮渠蒙逊建立北凉政权后，更是“素奉大清，志在弘通”，盛译佛教经典，“沙门道进，驰往敦煌”，兴建石窟。莫高艺术以卓越的技巧，多样的形式创造出佛教艺术形象美来

感信众。昙无讖曾在敦煌停留数载，值蒙逊西定敦煌，壅水灌城，屠杀守城的人民，灭了西凉，其《菩萨戒本》就是在敦煌译出的。这时，罽宾僧人昙摩密多也从龟兹到了敦煌，修建了极为严净的寺院，并开园百亩，植柰千株。敦煌在战争的伤痛中使佛教大为泛滥起来。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中 268、272、275 窟的开凿时代大致相当于北凉据有敦煌这段时间。到后期，上层、民间均重视修像造寺。

北魏明元帝第四代孙东阳王元荣于孝昌元年(525 年)来到敦煌，任瓜州刺史，写经不少，在任 20 年的时间内，莫高窟凡兴建洞窟都直接或间接与其有关。建平公于义任瓜州刺史时信佛也不亚于东阳王。在这一时期，敦煌在柔然和吐谷浑三面包围中，经常受到侵扰，敦煌的佛教却比过去更繁荣。在这一时期，寺院拥有大量土地财富，通过出租或役使依附农民，经营商业，发放高利贷等，聚敛财富。“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赴佛”，“粟罄于惰游，货殫于土木”。

隋唐时期，重新建立了南北一统的封建王朝，对儒、释、道三教都给以扶植，此时佛教进入鼎盛时期。隋文帝曾多次下诏在各地兴建寺院、佛塔，招请和剃度僧侣，组织翻译佛经。其信佛诏命远至敦煌。隋炀帝更是优游于大乘的“总持菩萨”，曾直接派中使到敦煌建讲堂。在仅 37 年的隋代，莫高窟竟建窟 77 个。

唐代，当中原唐武宗李炎会昌五年(845 年)灭佛之日，敦煌却正是佛教鼎盛时期。李唐近 300 年，太宗佛道并行，武后专崇佛学，太宗令敦煌吏民“赴流沙迎接”玄奘东归。武则天利用佛教大造舆论，称武则天是弥勒下世，在莫高窟建造了高 33 米的弥勒大像。“忆昔日开元全盛日”、“平日安西

万里疆”的时代，正是敦煌地方“喧呼闻点兵”的艰难岁月；佛寺如雨后春笋一样的出现，莫高窟的盛唐艺术正如丽中天，“佛国净土”越来越豪华精致。各类菩萨无不姣倩动人。同时，“无情有性”的佛教哲理流行当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要你一心念弥陀，小孩“聚沙成塔”皆可成佛；“庄稼一种七收”，“树上自然生衣”；苦难可以得救，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咒苏二十一遍，节印苏食者，令人聪明，日诵一万偈，此即法门”。加以敦煌地区经济文化较为繁荣，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莫高窟现存洞窟唐代就有 232 个，其中属于前期的就有 127 个。莫高窟“前流长河，波映重阁”空前壮观。

唐太宗贞观年间，敦煌正月结坛之七日佛事活动，是岁末开始，直至新正，以四门结坛形式，僧徒传经课诵，以示送故纳新，祈求福佑。四门设坛的地点是沙州城四角，代表东、西、南、北之方位，设坛悬佛像，以僧尼念经为主要内容，连续七昼夜。结坛唱佛愿文：

九天八部，护卫敦煌；梵释四王，安人静塞；中天帝王，五代时文，化被无边；郎君昆季，日纳祯祥；小娘子枝罗长承□□□□□* 三农茂实，五稼丰登，四路通和，八方佛化，励疾消散，变怪潜移，瑞气祥云，总临莲府（《结坛愿文》，P4638）

在释门的佛事活动中，总是离不开说偈的。有的偈文表达敦煌人民对于太平生活喜悦和珍惜的心声。

十道销戈铸戟，三边罢战休征。銮架早移东阙，圣人再

• 原文残损，下同。

坐西凉。南蛮垂衣顺化，北军化疑钦明。优诏演流紫塞，兼加恩赐西庭。皇帝对封偏奖，驰发已出龙城。昨闻甘州告捷，平善过□祁连。朔方安下□了，沙州差使祇迎。此至正月十日，毡场必见喜声。尚书加封七百，□□恰似撒星。大将幞头匹帛，内臣亲捧来呈。百姓总顶帽子，自后必合头轻。大家互相努力，营农休取紫怪。家国仓库盈满，誓愿饭饱无[损]。

吐蕃统治敦煌 67 年（781—848 年），出现崇佛热潮。佛教的独尊可以说是吐蕃在敦煌培植的奇葩。敦煌的上层统治者，地方上的著姓高门，乡间百姓和仆役走卒，无不信仰佛教。佛教压倒了他各种社会思潮。造成了晚唐以后社会各阶层的崇佛风尚。民间百事活动如婚嫁丧葬、旱逢雨降……都要告佛礼佛。吐蕃王朝统治沙州后，成为蕃佛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还用汉族僧人作僧官。摩诃衍在沙州降蕃后，奉吐蕃赞普诏命，从敦煌到逻娑（今拉萨）传授汉地顿悟禅法。敦煌另一位高僧昙旷，曾撰写了《大乘二十二问本》。唐宪宗李纯元和十年（815 年），可黎可足即吐蕃王位，他大力提倡佛法，曾下令一人出家至少可调拨 7 户百姓为寺户。这时，仅寺及家属在 1000—1200 人之间，约占沙州当时人口的 6—12% 之间。

敦煌王张议潮（敦煌人），“敬信佛兮心不退”，不仅控制着政权，也控制着神权，兴建佛寺，广度僧尼。唐咸通四年（863 年），敦煌管内就有 16 大寺，3 所禅窟和许多兰若（小型寺院），还建 11 窟。在建归义军的同时，敦煌设置“河西释门都僧统”管理佛教事务。

在归义军时期，敦煌每年正月要举行一次安伞旋域的佛事活动，时间是初一、十五、廿三日。参加者有当地高级官

员、寺院僧尼、直至黎民百姓，全城出动。其内容：先竖幢伞，安白伞（白色代表佛教的圣洁，伞盖象征佛力覆盖一切），于城的四面八方，竖幢于城内楼阁；然后在鼓乐的伴奏声中，参加者绕城而行，以示送故迎新，祈福殄灾。

五代时期，中原是动荡的多事之秋，敦煌却是一个和平安定的时代，敦煌寺院林立。曹议金视佛为“圣力”。曹（议金）氏家族充分利用了佛教这个精神武器，设画院，从事开窟造像，其规模不亚于唐代。曹氏使主与眷属，曾分别在沙州莫高窟、瓜州榆林窟先后开凿和修缮洞窟，于各窟甬道之两壁上，率皆绘制其家族礼佛时之供养像列；并且于像旁题署各人之名衔。曹议金死后，其子元德、元深、元忠亦“广荣释教，固谒灵岩，舍珍财于万像之前，炳金灯于千龕之内”。

沙州回鹘出现于曹氏归义军政权晚期，频繁活动于曹贤顺以后，伴随归义军的衰亡应运而生，消失于北宋末南宋初，与西夏在瓜、沙2州的统治交错并存达90余年。敦煌出土的回鹘文佛经、佛画、佛窟中大量的回鹘功德题记及有关史料证明，沙州回鹘也信奉佛教。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中有23个回鹘窟，供养人中频繁出现回鹘、汉族同一群体共为窟主的有趣现象。

莫高窟第61窟甬道南壁回鹘蒙文题记释读为：

- 一、对无边无际的宇宙诉说，放荡鬼怎能有诚心……
- 二、出类拔萃的那些好汉们，坚强起来……肯定渡过…
- 三、如果不必挑拨诽谤之词所迷惑，怀有信念的……我们
- 四、如同镇压妖魔的佛爷那般更加坚强起来。

五、彻底熄灭炽盛的欲望。

西夏和元代，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统治者皆竭力提倡佛教。西夏立国者赵元昊，既“通蕃汉文字”，又“晓佛图学”，他以“佛图安疆”。统治瓜沙 160 多年间，在莫高窟修建洞窟 77 个（都是覆盖前代洞而成。）

元代，蒙古人和西夏一样，尊儒崇佛，大搞所谓“三教平心”，“以佛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西宁王速来蛮至正四年（1344 年）“驻镇沙州”。至正八年便在莫高窟立六字真言碑，率领王子、王妃、公主、驸马颂经奉佛。

明代，明正德十年（1515 年），至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信奉伊斯兰教之吐鲁番人占领敦煌，佛教不行，佛寺荒废。

清代，康熙统一河西后，敦煌佛教、佛寺复行，敦煌城内及 4 乡诸坊遍建寺庙，而规模不逮唐宋时代。较著名的城内有秘宗大佛寺及重修莫高窟雷音寺。

民国时期，全县汉族人民中有信佛教者，分僧与喇嘛 2 派，红衣者居多，仅有数十人，散居千佛洞、大佛寺、地藏寺等处。除每月初一、十五和年节上寺庙（大佛寺、地藏寺），烧香祈福外，每年四月八日传为释迦佛生辰，在千佛洞开浴佛大会，寺院中开讲设斋，召集僧尼赴会，诵经传读愿文，进香游观者颇众，把浴佛节办成了声势浩大的娱佛节。民国三十一年（1942 年），成立敦煌佛教居士林，后改为佛教理事会，管理佛教事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佛教受到保护，1951 年就有佛教会，全县有会员 112 人（男 48、女 64）。在 50 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

命”时期党的宗教政策受到歪曲和践踏，佛教界爱国人士以至一般信徒受到迫害，有的寺院和有关文物也受到程度不同的破坏。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宗教政策得到恢复和落实，佛教信徒恢复了正常的宗教生活。于1986年2月23日恢复佛协会，凡信佛者以西云观为主要活动之场所。1989年，全市有信徒1800多人，农村多城市少；老年人多青年人少；妇女多男人少；文盲多有文化的少。每月初一、十五为诵经念佛活动时间。

〔佛教胜迹〕

佛教的寺院殿堂是供奉菩萨的地方，也是出家僧人居住、生活和修持的地方。历来为佛教活动的中心。敦煌有佛寺甚早。敦煌遗书载，西晋著名书法家敦煌人索靖为莫高窟佛主题额曰：“仙岩寺”，其时当在晋武帝时（265—290年）。如果就从此时算起，也有1700多年的历史。北周建德三年（574年），禁断佛道，罢毁经像寺观，敦煌稍及焉，沙州大乘寺和寿昌一些寺院一度毁废。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83年），“敕天下诸郡立龙兴、开元二寺”，敦煌设龙兴、开元二寺。唐会昌再度灭佛，敦煌时在吐蕃统治之下，乃得幸免。西凉至北周约180多年间，敦煌佛寺，多系僧寺，仅2所尼寺；隋唐五代至北宋时期，敦煌有僧寺亦有尼寺，是敦煌佛寺极盛期；元明清时敦煌佛寺，所知不多。

一、莫高窟

莫高窟，“起伏沙波见绿洲，莫高石窟半山修”。是敦煌的一顶金冠。石窟艺术中一颗璀灿的明珠，举世无双的人类文化瑰宝。佛教艺术宝库，其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为其首